

· 郭小川 ·



# 诗话



上海文艺出版社



社论

(修订本)

郭小川

上海文艺出版社

封面题字：贺敬之  
责任编辑：张有煌  
封面设计：陈达尔

## 谈诗

(修订本)

郭小川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5 插页 6 软精 6 平装 4 字数 96,000

1978年12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2版 1984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软精 1—1,000册 平装 30,001—65,000册

书号：10078·3056 定价：软精 1.10元 平装 0.62元

## 目 录

### 谈诗书简

(一) .....	3
(二) .....	5
(三) .....	7
(四) .....	10
(五) .....	12
(六) .....	14
(七) .....	15
(八) .....	17
(九) .....	19
(十) .....	28
(十一) .....	30
(十二) .....	32
(十三) .....	34
(十四) .....	37
(十五) .....	46
(十六) .....	48
(十七) .....	50
(十八) .....	52
(十九) .....	55
(二十) .....	58

(二十一) .....	60
(二十二) .....	61
(二十三) .....	63
(二十四) .....	64
(二十五) .....	66
(二十六) .....	68
(二十七) .....	71
(二十八) .....	74
(二十九) .....	76
(三十) .....	78
(三十一) .....	80
(三十二) .....	82
(三十三) .....	83
(三十四) .....	84
(三十五) .....	91
(三十六) .....	93
(三十七) .....	95

## 论诗

关于《致青年公民》的几点说明 .....	101
兴起一个规模巨大的诗歌朗诵运动 .....	105
关键在于作家深入生活 .....	108
诗歌向何处去? .....	110
怎样使诗歌更快更好地发展 .....	116
我们需要最强音 .....	121
权当序言 .....	127
诗如其人 .....	134
诗要“四化” .....	141

谈诗	146
编后	154
修订小记	156

# 谈诗书简



## (一)\*

毛主席故事先把这一篇给你，另一篇祖春在看，这事怪我，我才给他。近来又整风，工作又挤，弄得我头昏脑乱，身体又坏，情绪因而不佳，所以许多事耽搁下来，如之奈何！

大作的意见上次已谈过，今天同几个同志一齐研究，觉得毛主席幼时的智慧仍可以写，但应当把智慧与顽皮分开，象《鱼儿闪着白光》，就不大好；《蚱蜢》表现了智慧，可以，但似应把他弄到野果子给大家吃（不是自己独占）这一点突出出来；《献贡茶》主题不鲜明，若表现他不信神又似乎没必要。其余已详上次闲谈中了。

以后再写的，我想请参考高尔基三部曲的写法。作者从高尔基的家庭与社会生活来描写高尔基的成长，在这意义上，《一个伟大的母亲》等篇就好，主要是写毛主席幼年时代的有益影响，使我们理解这一伟大人物。

仓卒间写了以上各点，供参考。

陈绿藜这篇诗，我粗粗看过，仓卒间不能重翻，他写农村干部的命令主义是对的，也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感，缺点是未能从思想上提问题，农村干部的命令主义，基本上根源于农民的不相信群众力量，因而才表现了那一套。孤立地描写

\* 此信写于解放初期的武汉市，具体日期不详。

一些现象，自然就很不深刻。至于语言形式均有可取之处。  
我的意见可请他参考这一意见，即从个人与群众的关系上  
来表现命令主义的思想本质加以修改。这个尝试，仍可贵。

余面谈。

## (二)

你的信到时，我正住在新侨饭店搞一桩临时性的工作，昨天回家，才读到。你的鼓励和意见，都是诚恳热情的，非常感谢。因为，还要在这里住三五天，紧接着又要参加一个会议，只能抽一个空子，写这样一封简单的信给你。请你原谅。

我这次见识见识了煤矿，给我的教育和鼓舞真是非常大的，这是有生第一次；时间虽短（只有十天），感触却多，所以能写一些东西，当然，还不可能有什么深入的观察和理解，因此反映得也很表面。如有机会，我真想到你所在的煤矿去住些时候。我想，我以后如有机会，将集中地了解矿工和钢铁工人的生活，这些大战斗中的战士们，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在矿上呆的时间只等于在鞍山呆的时间的二分之一，但写的诗却比钢铁厂的多一倍。

我回到北京后，在改写那些诗稿时，曾翻阅了你的《矿山锣鼓》，以资学习。这些作品，很有生气；感到不足的是写得匆忙了些，在艺术上，尤其在个人的创造性上面，似乎不如你过去写的东西。但我却不是说，你没有进步，一个作者的成长也常常是波浪式的。这里，你也摸索到一些新的东西，例如，在形式上，你在有意地学习民歌和古典诗词，这是

好的，不过，我们这一代对民族的东西了解太少，只有深入地掌握它，才能创造性地运用它，这方面，实在需要下极大的功夫。

在辽宁写的东西，已交给沈阳的出版社去印了，印成后当送你。目前，正忙得很，估计在七月底以前不能写什么了。

你们的电影剧本怎样？这是值得学习的一种样式。这方面，我几乎没有知识，所以不能说什么。

我们身体均好，杜惠去年即入高级党校学习。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 (三)

刚刚告别你们的诚挚的容颜，又收到你的热情的信，我所感到的愉快是难以形容的。但是，我仍迟迟未回信。主要原因之一，是你要我谈谈你的作品。要认真地谈点问题，非看完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不可，何况，由于水平所限，即使看了，也未必能说得准确。这样想来想去，就拖下来了，好在你不会生我的气的。

说说印象吧。的确，我看到过的你写的东西，都不是“次品”。我最喜欢的是《花朵》这一首。在《四川文学》上的那两组，也还过得去。……

不过，我不想一首一首谈下去。我想向你提出一个新的要求。我觉得，在文学这个领域里，要能站得住脚，就是说，要赢得广大的读者，必须开阔一个新的天地，既是思想上的，也是艺术上的。如果不能使自己的作品具有鲜明的特色，使人家有一新耳目之感，那是不会有什结果的。你看，柯岩从儿童读者的角度看了看世界，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把民歌的优美的新风带进了诗坛，闻捷则打开了少数民族少年男女的心灵的窗子，臧克家的《凯旋》，则以“小品”画的笔触，写出了病人的健康的情愫，贺敬之在运用古典诗词描写新生活上面获得了突出的成绩。当然，我们还不满

足这些成就，但是，它们之所以获得读者，总是因为它们具有鲜明的特色。这种特色又怎样形成呢？有人说，是由作者的人格、教养、气质等等所规定。这是对的，但不可不承认作者的主观能动性。作者懂得了自己，懂得了创作这一行的“管辖范围”，懂得了我们新的文艺的规律，便可以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我指的是具有中等以上的文学才能的作者）。这里，根本的问题是走现实主义的路（也就是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从生活出发，从描写人的心灵世界出发，走前人没有走过的、又十分艰难的路。……

我觉得，你描写白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生活的诗，是有特色的，但特色不够鲜明，对新人的心灵的描写还有点“装饰性的帐幕”（这是我胡编的一个词），就是说，不够坦率，不够彻底，不够淋漓尽致，严重地说，不够真实。我回来后，看到一些同志从新疆回来写的诗，我觉得，太不真实了。我们决不相信，真实就落入修正主义的泥沼，或者，走向黄色色情的漩涡，不，真实是在我们的正确的思想的光照下的，否则，根本不会有真实。只要我们有条革命的心，有一些文学创作的经验，我们就不会出大毛病的（以前有时把毛病夸大了）。我想，你要是写青年的爱情，至少要象《天山牧歌》那样赤裸裸地把人们心灵中的美反映出来，而且最好是十分警惕地注意不要与任何人的作品“撞车”。附带声明一句：我非常相信你那种细致地抒情的才能，你似乎可以把重点放在对少数民族劳动者的内心世界的探求上，从这方面，你也许可以为我们社会主义文学增加新的东西。

话又说回来了，我还是希望你多花些时间搞批评，在这方面，你的才能不下于你的创作。如果在这方面思考得更

多，更有创见，更切实、深刻，对你的创作帮助也大。但是，请不要答应《文学评论》的约稿吧，<sup>①</sup>这是没有多少意思的题目。如果你有功夫，倒不如在来信中“发表发表”，友谊中有了这样的内容，才是丰富的，何况，我很需要你的帮助和指导。我觉得，帮助和指导是相互的。信长了。

一九六二年元月十五日夜

---

① 《文学评论》约稿事，指《文学评论》编辑部约这位同志写评析郭小川诗作的长篇文章。

## (四)

我前天才从福建回来。几个月来，都没有给你写信。在路途上，总是紧张得很。要安下心来，写封信，也是不容易的。

十日路过上海，曾收到你的信（是家里转去的）。你对敬之同志的《雷锋之歌》的看法，很使我同感。敬之这个同志，身体不好，写东西不易，现在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来，我是十分欣喜的。可惜，文艺界的反映并不强烈，我到处打听，有人有保留地点头，有人则轻轻摇头。当然，我也不认为这作品是十全十美的，语言不是全好，有的地方则略感冗长；若与以前的《放声歌唱》、《十年颂歌》同时读，便感有些重复；但，它是很有思想的作品，更是很有气魄的作品，在同代诗人中，它所表现出来的天才，好象还没有。

我没想到，你写的关于我的习作的文章，竟那么长。我没有什么意见好提。只希望你在行文中要注意分寸，要留有余地，不可说得过分。我历来认为，作品要通过时间和群众的考验的，没有通过考验的东西，就等于没有经过实践检验过的政策、计划，不能估计过高。至于缺点，说厉害点倒也无妨。

去年和今年写了十几首诗，没有想到，竟有如此强烈的

反映。这倒给我加了很大的压力，以致这次下去迟迟不敢下笔。通讯一类是敢写的，诗，可不简单。我想在逗留北京的一个月中，试写一两篇，但至今尚无眉目。时不我与。七月底到八月初，我和敬之、柯岩等同志即去新疆。在那里，我也将用主要精力写通讯，有把握时再写诗。

澍德同志在上海时，我们曾一起住了几天。《归家》看了（以前只看了几章），我觉得，还必须做较大的修改，才能很高，问题不小。改得好，将成为杰作。不知你以为如何？

先写到这里吧，以后再谈。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八日

• [1 •]